

环卫“微行动” 治理“高空垃圾”



▲芦淞城管部门组织环卫工清理天元大桥桥墩上的垃圾 通讯员供图

本报讯(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周洲)精细化的城市管理,意味着将管理的触手延伸至细枝末节。顺着这个思路,昨天起,芦淞区城管局开启环卫“微行动”,改造小环境,转变大市容。

昨天的第一次行动,就是清理天元大桥河东桥墩的“高空垃圾”。顺着借来的梯子,环卫工人和志愿者爬上了四五米高的桥墩平台——上面堆积最多的是塑料瓶和饮料盒,还有一些废弃的木板和布

料。“也不知道是怎么扔上去的?”芦淞区城管局环卫处一名工作人员说,这些“高空垃圾”藏在死角,平时巡查很难被发现。

考虑到这种情况还有不少,芦淞区城管局决定开展环卫“微行动”。具体来说,就是对辖区所有环卫管养范围内的“高空垃圾”、背街小巷市容卫生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,确保不遗漏死角。

强化征拆政策保障,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上半年,全市完成征地拆迁项目 124 个

项目建设,拆迁先行。一直以来,为服务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,市国土资源局强化政策引领,不断规范征拆程序,全方位服务征拆工作,有力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,全市共完成征地拆迁项目 124 个、面积 18423.9 亩。其中,市本级已完成征地拆迁项目 73 个、面积 10268.8 亩。

规范程序 最大限度保护被征拆户利益

7月30日,天元区马家河镇北斗导航项目的征拆范围内,征拆工作人员王卫国,正与同事一起入户做拟征地调查,发布征拆公告、书面形式告知项目用途和补偿标准,了解征拆户需求,这些都同行的工作人员拍摄记录在手机里。

“全程摄像,既是监督征拆人员的工作流程是否规范,也确保了被征拆户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”王卫国说,相关文件必须让每家每户看到。

据了解,作为征拆政策把关部门,2017年以来,市国土资源局下发一系列规范征地拆迁程序及操作的通知,其中包括《拟征地(使用土地)告知书》《征收土地公告》等,最大

限度保护被征拆户利益。

以荷塘工业集中储备地G13地块项目为例,在项目实施前,征拆指挥部、国土、规划等部门负责人以及街道、村组干部等,大家共同讨论审定每一户征拆房屋的有效证件、合法面积、是否有违建等内容。针对指挥部事务所前期收集的数据,国土部门工作人员都会现场调查核实,同时听取街道、村组的意见,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的评判。

“把工作做实、做细,确保政策一碗水端平,让老百姓心里有本‘明白账’,也有了参与感,最终才愿签约。”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处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想顾虑,有的甚至一户就上门多达20多次。最终,在今年6月30日,顺利完成了所有的签约工作。

记者了解到,市国土资源局通过及时主动公开征地信息;做好征拆补偿复核;做好概算评审和个案备案,缩短评审周期;加快项目供地,对个别急需用地的项目实施分块供地;建立用地批单跟踪制度等方式,提升服务水平,精准施策,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项目及时落地。

(记者 周嵩 通讯员 张红亮)

“活化”《千里江山图》 体验“人在画中游”



▲通过数字3D技术“复活”的《千里江山图》片段 受访者供图

本报讯(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 黄昆)如果看过央视的《国家宝藏》,你一定记得那幅《千里江山图》——接近12米长的画卷徐徐展开,烟波浩渺的千里江山跃然纸上,惊艳四座。今天起,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体验这幅传世名画的独特魅力了,并且实现“人在画中游”。

株洲方特球幕飞翔影院凭借三维技术,已将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横向构图转化为竖向构图,游客乘坐独特的悬挂式动感座椅,随着座椅模拟上升、俯冲、躲闪、滑翔等动作,体验失重、悬空、漂浮等飞行感觉,获得在“画中游”的新奇体验。

勇于担当 立足岗位更有作为

征拆工作高速推进,离不开广大一线征拆工作人员的努力。

今年43岁的陈件祥是国土荷塘分局职工,2015年就到荷塘区明照片区参与拆迁工作。去年11月,他被检查出癌症早期。“一开始他都没有声张,直到后来要请假去做手术,我们才知道。”陈件祥的同事龙国钢说,“没想到手术后不到两周,他就回来工作了。”

回忆起从医院“溜号”的事,陈件祥说,当时医生建议他全体半年。但仙庾镇金城东路项目正处于扫尾阶段,报批前等工作都是他经手的,“有些事情我比较了解情况,在医院住着,心里确实挂念,再一个我觉得工作也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说不定对病情还有帮助。”于是,陈件祥又回到了同事们身边。

在国土征拆一线人员中,这样感人的故事,不胜枚举。一位项目负责人说,正是有了一批这样立足岗位、扎实奉献的征拆工作者,株洲的城市建设,正变得越来越快。

太阳下了山,秋虫儿闹声喧 中国古代玩虫那些事儿

已过立秋,大自然中最活跃的当属鸣虫。鸣虫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联,二十四节气中的很多节气都是根据鸣虫的表现来定义的。如立夏“螻蛄鸣”,夏至“蜩始鸣”,小暑“蟋蟀居壁”,立秋“寒蝉鸣”,秋分“螽虫坏户”,霜降“螽虫咸俯”……

那么,古人为什么对鸣虫情有独钟?为什么将鸣虫视为“灵虫”?蝈蝈、蟋蟀、油葫芦为什么被并称为“三大鸣虫”?促织、夜鸣虫、地喇叭等别名是怎么来的?唐太宗李世民用鸣虫鸣治疗失眠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?南宋宰相贾似道又为何被称为“蟋蟀宰相”?

古人为什么视鸣虫为“灵虫”?

古人对鸣虫的关注在先秦时即已开始,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有许多诗写过鸣虫。《国风·邶风》的《七月》一诗就曾提到蝉、蚱蜢、蝈蝈、蟋蟀等多种鸣虫。如,“四月秀麦,五月鸣蜩”;阴历四月份植物远志结籽,五月蝉(知了)开始在树上鸣叫。再如,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。阴历五月蚱蜢开始伸腿鸣叫,蝈蝈则在六月动起了羽翅,秋七月田野里有很多蟋蟀,到八月份钻到屋檐下,九月蟋蟀进门,十月钻到床底。

从《诗经》的描写可以看出,先秦时鸣虫已融入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,甚至于男女之情感。《国风·召南》里的《草虫》一诗就曾借鸣虫表达男女之间爱的感觉:“嘒嘒草虫,趯趯阜螽。未见君子,忧心忡忡。”草虫嘒嘒在鸣叫,蚱蜢四处蹦跳。久未见到心上人,心中忧愁不安宁。

古人为什么喜欢鸣虫?当然与其善鸣有关,也有《草虫》诗中那份缠绵和寄托,但更重要的是虫子身上惊人的繁衍能力带给古人的一种惊奇和想象。以螽斯(蝈蝈)为例,古人认为这是一种灵虫,“一生百子”,是多子的化身,崇尚多子多福的古人自然对其十分迷信。《诗经》中的《螽斯》就特别强调了“宜尔子孙”一语:“螽斯羽,洗洗兮;宜尔子孙,振振兮。”蝈蝈张开翅膀,在低空群飞;子孙众多,预示家族兴旺。

古人因此认为“螽斯衍庆”。而繁殖能力超强,这是自然界中“虫家族”的共同特点,即便令人讨厌的苍蝇都有这本事,所以古人专门用表示子孙嗣众多的“昆”字来定义“虫家族”,称为“昆虫”。

古人如何赏鸣虫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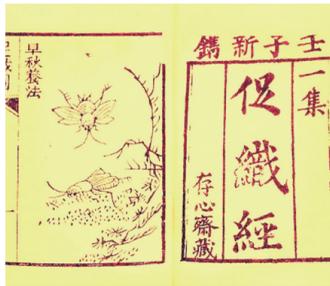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喜欢鸣虫,进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“虫趣”和丰富的“虫文化”。

自然界善鸣的虫子很多,古人最喜欢的主要有蝉、蟋蟀、蝈蝈、扎嘴、油葫芦、金铃子等,多属昆虫纲中的“直翅目”。从史料记载来看,蓄养鸣虫最先似乎是在皇帝后宫流行的。据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就流行赏鸣虫:“每至秋时,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捉蟋蟀,闭于笼中,置之枕函畔,夜听其声,庶民之家皆效之。”王仁裕如上所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玩虫记载,有人因此推测中国人玩虫始自唐朝,也可能更早。

民间认为虫鸣可治疗失眠症。传说,唐太宗有失眠苦恼,画家阎立本奉入眠秘方——夜听蚰蚰,果然见效,从此唐朝后宫蓄养蚰蚰成风。蚰蚰即蟋蟀,是古人蓄养的主要鸣虫之一,与蝈蝈、油葫芦并称为中国“三大鸣虫”,促织、夜鸣虫、地喇叭等别名皆因其鸣声而来。

蝉鸣也是古人喜欢听的一种叫声,唐诗中有大量的咏鸣蝉诗句,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写过一首著名的鸣蝉诗《赋得弱柳鸣秋蝉》:“散影玉阶柳,含翠隐鸣蝉。微形藏叶里,乱响出风前。”当年唐长安还出现了养鸣蝉“斗声”之风,以蝉的鸣声长短来赌输赢。

为了让鸣虫根据人的需要来鸣叫,古人发明了不少“诱叫”之术,利用鸣虫对异物、异体、声、温、光等敏感的现象,诱发虫鸣。如在雄虫中放进雌虫,为了表现,雌虫就会使劲地鸣叫。为了听到理想的虫鸣,有人还在鸣虫的翅膀上点药,鸣声就会改变,行话称作“药叫”,这在明清两朝的京城家中很流行。



▲中国最早研究蟋蟀的专著《促织经》(清朝刻版)



▲明代王圻《三才图会》中描写的鸣虫



▲古本《尔雅》插图中的蟋蟀

古人“斗虫”始于何时?

除了欣赏美妙的虫鸣,古人的“虫趣”还有看虫形、观虫势。什么样的虫子最好,怎么看出是好虫?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给虫子“约架”,古人叫作“斗虫”。

斗虫,是古代玩虫者最热衷的活动,让自己蓄养的鸣虫“互斗”,与朋友的鸣虫“赛斗”,是古代斗虫的两种主要方式。斗虫以斗蟋蟀最为出名,以赛斗最为流行。一般认为,“斗虫”也是从唐朝官中开始的。

南宋顾文荐《负喧杂录》记载:“斗蛩之戏,始于天宝间。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,以万金之资,付之一啄。”这里的“蛩”,就是蟋蟀。

斗蟋蟀往往从大暑节气玩起,一直玩到深秋。斗虫起初是图个好玩,后来渐渐变坏了——通过斗虫赌博。南宋姜夔咏蟋蟀词《齐天乐》前面的小序称:“蟋蟀,中都呼为促织,善斗。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,镂象牙为椀观以贮之。”

南宋时最会斗蟋蟀的高手当属官居宰相高位的贾似道,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《促织经》就是他写的,贾似道因此有了“蟋蟀宰相”的外号,民间戏称他为“贾虫”。

到明清时,斗蟋蟀之风刮遍全国各地,尤其京城玩虫最负盛名。据明刘侗、于奕《帝京景物略》,秋七月京城有风俗:“是月始斗促织,壮士人亦为之。斗有场,场有主者,其养之又为师,斗盆筒罐,无家不贮焉。”

到清朝时,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手段,俗称“露天职业”。斗虫队伍也扩大了,除了蟋蟀,蝈蝈、黄铃等也爬进了“斗场”。

古人所玩鸣虫都是从哪来的?

有玩家认为,玩鸣虫的最大乐趣并不在“听”,也不在“斗”,而在“捉”。捉虫有“昼捕”与“夜捕”两种。昼捕就是白天捉虫,一般在午后进行,顺着虫鸣而去。夜捕则是从晚饭后开始,尤以下半夜最易得手,此时虫鸣最起劲。但夜捕想得到好虫不易,善捕鸣虫的行家圈内称“虫把式”,他们会在夜晚听野外虫鸣,记清方位,等白天去捕,如蟋蟀这类鸣虫爱伏于碎砖瓦片缝隙,或是枯叶下面,一般翻开瓦片后多半能捉到。

南宋贾似道《促织经》中的“捉促织法”对如何捉蟋蟀做过具体描述:“凡捉促织,必将着竹筒过笼。初秋时,于绿野草处求之;中秋时,须在园圃垣墙之中侧耳听其声音,然后觅其门户。果是促织所在,用手启其门户,以尖草搽其出。若不肯出窝者,或将水灌于窝中,跃出……”

捉虫并不难,但是想捉到理想的“好虫”不易。《促织经》称:“出于草土者,其身则软;生于砖石者,其体则刚;生于浅草、瘠土、砖石、深坑、向阳之地者,其性必劣。”

由于捉到好虫很难,于是古人想到了“养虫”。“养”有“喂养”与“种养”之分,喂养是蓄养捉来的成虫,这是玩虫的基本功,能“种养”鸣虫才是水平。所谓“种养”就是人工繁殖鸣虫,这是明朝人的发明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:“(促织)今都人能种之,留其鸣深冬。其法,土于盆,养之,虫生子土中。入冬以其土置暖炕,日水洒覆之,伏五六日,土蠕蠕动……”

(本报综合)